

“三心二意”與“一心一意”

黃建寧

“三心二意”是現代漢語中常見的成語，常用來表示一個人意志不堅定或做事猶豫，活躍在口語和當代作品中。它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，又經過了怎樣一個發展過程呢？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出現“三心二意”的文獻是在敦煌文書中，唐耕耦、陸宏基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》第二輯斯六三〇〇號《丙子年二月十一日僧隨願共鄉司判官李福紹結為弟兄契》：“丙子年二月十一日，乾元寺僧隨願共鄉司判官李福紹結為弟兄，不得三心二意，便須一心一肚作個。或有一人所作別心，對大佛刑罰。弟兄所有病患之日，便〔須〕看來。”^{[1][p201]}“三心二意”與“一心一肚”相對，這一段話的大意是，和尚隨願與李福紹結成兄弟後，得一心一意，不準不專一，如果一人生病，另一個人應當來看護。其中的“丙子年”由於缺乏足夠的相關資料，我們不能斷定它究竟指哪一年，但敦煌文書中的“丙子年”，最遲的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（公元976年），也就是說“三心二意”至遲在北宋初年已出現，並且出現在口語化比較高的契約中，可能是人們口頭常用的成語。後來，“三心二意”便常出現在通俗的文學作品中。元關漢卿《救風塵》第一折：“待妝個老實，學三從四德，爭奈是匪妓，都是三心二意。”《醒世姻緣傳》二十七回：“老婆說：‘我的主意已定了，你們都別三心二意，七嘴八舌的亂了我的主意，快叫人封二兩銀子來，打發他快走！’”《歧路

燈》七十一回：“明知王中好說扭竅掃興的話，你偏偏又叫他回來商量，弄得你三心二意啥哩。”

“三心二意”在發展過程中，又產生了幾種變體，可寫作“三心兩意”。《醒世恆言·賣油郎獨佔花魁》：“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，便猜着了，連忙道：‘九阿姐，你休得三心兩意。這些東西，就是侄女自家積下來的，也不是你本分之錢。他若肯花費時，也花費了，或是他不長進，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，你也那裏知道？’”《九尾龜》二十三回：“黛玉聽了著急起來，拉邱八的手道：‘倪格閑話，一場刮子纔搭耐說完哉。耐再要說倪三心兩意，耐信人阿有良心？’”我們利用尹小林《國學寶典》檢索了一下“三心二意”與“三心兩意”的使用情況，其結果如下：“三心二意”，《醒世姻緣傳》2次，《鏡花緣》1次，《品花寶鑒》1次，《綠野仙踪》2次，《歧路燈》2次，《九尾龜》1次，《小五義》6次；“三心兩意”，《醒世恆言》1次，《醒世姻緣傳》1次，《綠野仙踪》1次，《九尾龜》3次。以上數據表明，“三心二意”出現的頻率雖比“三心兩意”高些，但這兩種形式，有時在同一部書中都出現，說明它們在明清時是共存的。

它有時也寫作“二意三心”或“兩意三心”，意思未變。元楊梓《忠義士豫讓吞炭》第四折：“[幺]你道順德者吉，逆天者凶，我怎肯二意三心，背義忘恩，有始無終。”《喻世名言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：“勸世上婦人，事夫盡道，同心同苦，從一而終，休道慕富嫌貧，兩意三心，自貽後悔。”到了清代，“二意三心”或“兩意三心”在通俗小說中已基本上不再出現了，這說明，清代以後，“三心二意”的書寫形式已相對比較固定了。

但是，“三心二意”在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使用頻率並不高，以魯迅作品為例，我們通檢了魯迅小說、散文、雜文，沒有找到一處使用“三心二意”的，其他作家作品中也比較少見。“三心兩意”依舊存在，如朱自清散文《夜大學》：“這樣分組的大學夜

校還是初試，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來辦，更希望就學的人不要三心兩意的鬧人半途而廢纔好。”

與“三心二意”相反的成語是“一心一意”，在現代漢語中也極為常見，表示同心同意或專心專意。我們來看一看“一心一意”的發生發展情況。“一心一意”，《漢語大詞典》首引《三國志·魏志·杜恕傳》：“免爲庶人，從章武郡，是歲嘉平元年。”裴松之注引《杜氏新書》：“故推一心，任一意，直而行之耳。”這種溯源是有積極意義的，“推一心，任一意”雖沒有定型爲“一心一意”，但要素已具，可視爲其源。其實，“一心一意”最早書證已見於稍早於此的佛經，東晉·竺佛念譯《菩薩瓔珞經》卷二：“爾時世尊重告四部衆：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一心一意受持諷誦，便得十無礙功德。’”裴注完成於劉宋元嘉六年（公元429年），竺佛念譯《菩薩瓔珞經》據《歷代三寶記》卷八所載，成書於前秦建元十二年（公元376年），《漢語大詞典》所引書證稍晚，探源也做得不夠徹底。可見，“一心一意”至遲在東晉時已出現。以後，在佛典中頻頻出現“一心一意”，如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經》卷四十七：“復次，比丘得諸三昧，不爲有行所持，得寂靜勝妙，得息樂道，一心一意，盡諸有漏，如煉金師，煉金師弟子陶煉生金，令其輕軟、不斷、光澤，屈伸隨意。”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《大乘寶雲經》卷四：“若見有人持大乘者生殷重心，恭敬禮拜作同學想，一心一意聽受大乘，于說法人生如來想。”隋闍那崛多譯《佛本行集經》卷十一：“旣生親厚，共王同心，即便牢固，一心一意，同願同行，風雨隨時，無諸災雹，亦無擾亂。”在現存傳統文獻中，“一心一意”較早的例子出現在唐詩中，駱賓王《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》：“一心一意無窮已，投漆投膠非足擬。”唐以後的用例漸漸多了起來，宋張仲殊《步蟾宮（妻壽夫）》：“一心一意同歡笑，兩心事，卒難得了，教傳語，天上太白星，剩借取，幾千年好。”《初刻拍案

驚奇》卷二十九《通閨闖堅心燈火，鬧囹圄捷報旗鈴》：“既有此話，有煩媽媽上復他，叫他早自掙控，我自一心一意守他這日罷了。”《兒女英雄傳》二十二回：“因此他把離情打斷，更無多言，祇有一心一意跟著安老爺、安太太北去。”《官場現形記》十八回：“過道臺的底子畢竟忠厚，從此以後，便一心一意幫着劉中丞，替他出力。”

“一心一意”在敦煌文獻中有時亦作“一心一肚”，已見前引敦煌契約斯六三〇〇號《丙子年二月十一日僧隨願共鄉司判官李福紹結為弟兄契》，我們還在敦煌變文中發現了一個用例，《舜子變》：“當時舜子將父母到本家庭。瞽叟泣曰：‘吾之孝 [子]!’不自斟量，便集鄰里親眷，將刀以殺後母。舜子叉手啓大人：‘若殺阿孃者，舜元無孝道。大人思之。’鄰里悲哀，天下未門（聞）此事。父放母命以後，一心一肚快活，天下傳名。”^{[2][p203]}這說明“一心一肚”在當時口語或敦煌地區方言中還是比較活躍的，不過，“一心一肚”後來很難在其他文獻中找到了。

“一心一意”的另一個書寫形式為“一心一計”。《金瓶梅》十六回：“他怎的知我和你一心一計？想必你叫他話來。”《金瓶梅》中“一心一計”出現4次，沒有發現使用“一心一意”的情況。《紅樓夢》六十九回：“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，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、王夫人等說：‘專會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家號喪，背地裏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，他好與二爺一心一計的過。’”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中用“一心一計”共4次，沒有出現“一心一意”，後四十回中用“一心一意”和“一心一計”各1次，看來，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，在對“一心一意”的形式的處理上有所不同。《兒女英雄傳》十四回：“祇這幾個家人，又有張親家老爺和程相公外面幫着，人足數用，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。這番去官，比起前番的上任，轉覺得興頭熱鬧，那消幾日，都布置停妥。”到了清中葉以後，在通俗小說中基本上不用“一心一計”，而祇用

“一心一意”，我們檢索了幾部清代較具代表性的通俗小說中使用“一心一意”的情況，《醒世姻緣傳》1次，《綠野仙踪》6次，《九尾龜》26次，《品花寶鑒》2次，《官場現形記》13次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5次，《孽海花》1次。這種情況表明，在明中葉到清初，雖然出現了“一心一計”的形式，但是，這種形式沒有持續多久，最後還是回到了“一心一意”的常見形式^①。

“一心一意”有時也作“一心一念”，不過比較少見，我們從《野叟曝言》中檢得一例，三十三回：“石氏輪算，就在明日了，問那粉頭道：‘這起課的向來可準？’粉頭答：‘這是吳鐵口，百斷百靈的！’口裏說着，如飛拿到老鴿房中去了。此時石氏一心一念望着素臣，夜裏風吹草動，都疑心是吳江人到。”這種形式祇是曇花一現，很快就消失了。與“三心二意”不同的是，“一心一意”在現代作品中使用頻率要高些。我們通檢了魯迅小說、散文、雜文，共檢得兩處。《墳·題記》：“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着，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。”《熱風·隨想六十四·有無相通》：“南北的官僚雖然打仗，南北的人民卻很要好，一心一意的在那裏‘有無相通’。”其他作家如朱自清、葉紫、蕭紅等作品中也時有出現。

綜上所述，“三心二意”和“一心一意”的發生和發展是不平衡的。從現存的文獻來看，“一心一意”早在四世紀就產生了，而“三心二意”，則在十世紀左右纔出現，它們都常出現在比較通俗的作品中，如佛教譯經、敦煌契約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、明清白話小說等。從元明到現代的文學作品中，“一心一意”比“三心二意”出現的次數要多得多，而且，“一心一意”的形式固定了下來，“三心二意”則與另一形式“三心兩意”共存。這種情況延續到了今天，我們隨意用 google 搜索了一下，共檢得“一心一意”107000條，“三心二意”19100條，“三心兩意”7200條^②。“一心一意”出現的次數差不多是“三心二意”和“三心

兩意”的4倍。

爲什麼“三心二意”的頻率遠不及其反義形式“一心一意”呢？這與反義的不對稱性有關^{[3][p344]}。我們一般認爲，“一心一意”是表示積極的、好的，“三心二意”則表示消極的、壞的。鄒韶華先生利用《現代漢語頻率詞典》對常用的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對立的反義詞的頻率進行了統計，發現“好壞類”中的“好”類與“壞”類的累計出現頻率約爲87：13^[4]。所以，“三心二意”不管在明清，還是在現代，其出現頻率自然不及“一心一意”。

〔注釋〕

① “一心一計”比較集中地出現在《金瓶梅》和《紅樓夢》中，也可能有作家個人的用詞習慣或帶有方言色彩。

② 點擊時間：2003年4月11日15時30分。

〔參考文獻〕

[1] 唐耕耦 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二輯. 北京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，1990.

[2] 黃徵 張涌泉. 敦煌變文校注.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.

[8] 趙元任. 漢語口語語法（呂叔湘譯）.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68.

[9] 鄒韶華. 語用頻率芻議. 語言教學與研究，1993，（2）.

（黃建寧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郵編 610000）